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4期 2000/03

編輯室

無可否認，資訊科技今天能成為我們社會的流行詞彙，與全球化有著莫大的互動關係。世紀末的施政報告，便認定創新與科技是促進本港經濟在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時維持增長的主要動力，「只要我們的產品和服務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新穎質優，再加上掌握靈通的資訊，則全世界都是我們的市場」，為各個項目如創新及科技基金、應用科技研究院、輸入科技專才、數碼港、創業板股票市場等提供其理論上的憑藉。

資訊也好，科技也好，都不會必然為人類社會帶來美好幸福的生活。它既可為善，同樣可為惡。關鍵是它掌握在誰的手裡，為了什麼目的使用。資訊的選取、解釋和被應用，本身固然是一個充滿價值判斷的過程；最低限度，除非面對有力的消費者運動，大地產商恐怕不會主動地在他們的網站中，公開其發展規劃下受僱工人的勞動條件，與計劃對生態環境的可能影響之有關「資訊」。另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從為人類創造更大的發展之可能性，在排除民眾民主參與的機構控制和生產過程中，反過來成為威脅人類和生態多元的工具之趨勢，更幾乎已成為常識；最明顯的例子莫過如基因改造食物以至核電廠設施。我們處身的世界既是充滿權力和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純粹地認為資訊科技必然帶來進步的論述，恐怕在實際境況中只會淪為替權力／資本集團的實質管治製造合法性，而無法促使民眾開展對存在—包括體制的本質和安排—的反省和批判。

今期《全球化監察》的文章所共同關注的一個核心主題，便是對近日甚囂塵上的資訊科技和資訊社會論述的批判性反思。劉宇凡的文章透過具體的比較分析，指出近日 tom.com 招股狂潮事件的原因，是政府迷信股市有助科技發展，於是設立創業板，放寬公司上市條件，縱容投機潮再現。施鵬翔的文章更進一步指出，由網絡股所激起的「新經濟」只不過是神話，事實上新一輪的泡沫經濟正在膨脹，一旦泡沫爆破時，其惡果最終由基層民眾承擔。譚駿賢的文章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追溯，認為在財團控制下的資訊科技，只會加深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不平等，其中包括加劇工種的彈性化以至對工人的層級控制。陳敬慈則以知識產權為題，揭露現時的知識產權制度，在知識有價的資訊社會中，保護的恐怕並不是創作人以至民眾的真正利益。

此外，今期專欄的內容亦配合資訊科技的主題：「全球化地圖」的主題是資訊科技與貧富懸殊，而「跨國企業睇真D」就介紹微軟。

在《全球化監察》的網頁上有更多反思資訊科技的文章，歡迎讀者到以下網址瀏覽：<http://globmon.hypermart.net/>。此外，我們亦會定期更新網頁，加入一些與全球化相關的文章，希望網頁可以成為一個閱讀有關全球化文章的資料中心。面對新的資訊科技，我們關心的不是拒絕或接受，而是如何善用它來改變社會。

專題二 反思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與 「新經濟」的神話

施鵬翔

「新經濟」的說法近年在美國甚囂塵上。主張「新經濟」的人認為美國近年經濟的空前增長是因為高科技——尤其是資訊科技——的發展所致。

在香港，我們雖然少用「新經濟」這個字眼，但它原來早已籠罩著我們：政府在金融風暴之後說要致力發展高科技，進行經濟的第三次轉型，其實抄足美國的模型。

不過，「新經濟」是否真的在美國出現了？香港要追隨美國行「新經濟」的路線，對我們又有什麼影響？

首先，如果我們仔細地看看美國的經濟發展，就發覺資訊科技帶來「新經濟」的說法只不過是一個神話：

資訊
科技
令
生
產
力
大
增
？

美國連續 107 個月的經濟增長令不少人嘆然，甚至將美國經濟的「強勁」表現歸根為資訊科技令生產力大增。事實是否如此？

• 資訊科技不是「偉哥」：在 1980 至 1994 年之間，美國累積投資了 US\$6,300 億到電腦設備上面，但同時期美國的生產力增長仍然停留在 1973 年後的 1.1%，如果我們將這個可憐的數字，與 1960-73 年生產力以 3% 增加比較的話，就知道資訊科技並不是令生產力猛增的「偉哥」。事實上，據著名經濟學家 Paul Krugman 的觀察，「古老」的技術改進，例如在運輸業上引入應用貨櫃，比很多資訊科技的應用更能提昇生產力。另一名經濟學者 Daniel Sichel 計算過，在 1970-92 年間，電腦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不過佔 5%。

• 與資訊科技無關？不少人指出資訊科技令生產力提昇只不過是美麗的誤會。經濟增長沒錯是與資訊科技有關，但當中的關鍵是因為資訊科技令到僱員可以無時無刻不在工作。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經濟學者最近在《紐約時報》撰寫文章，表示他懷疑美國工人的平均工時不斷上升，是經濟增長的主因，而資訊科技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令僱員的工時增加：「感謝手提電腦、流動電話、家庭傳真機以及其他儀器，知識工人現在無論在汽車、飛機、火車或家中，都可以與辦公室連繫在一起。……沒有人懷疑努力工作的服務業工人比以前做了多工作，但增加工時並不等於改善生產力。」美國工時增加的問題的確存在。在 1977-97 年之間，平均工時由每星期 43 個小時增加至 47 個小時，同時期每星期工作超過 50 小時的工人比例由 24% 增加至 37%。

互聯網是帶動新經濟的火車頭？

不少樂觀的意見認為互聯網是未來商貿的潮流，發展網上業務已是不可阻擋的潮流。互聯網真的這麼厲害？如果我們看看網絡業務發展最迅速的美國，就知道這種言論是預言多於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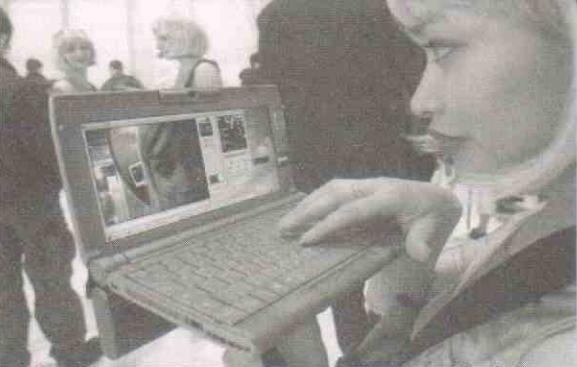
- **投資互聯網真的是大勢所趨？**去年美國的公司全年投資互聯網的金額是 US\$350 億，驟耳聽來好像很大的數目，但它只是佔總商業投資的3%，或少於國民生產總值的0.5%。一筆佔美國全年財富生產只不過二百分之一的數目，總不能令人信服投資互聯網真的是全球大勢所趨吧？
- **網上零售廣開財路？**太誇張了！美國去年數字顯示，網上的銷售總額只不過是整體銷售的1%。

有一種說法是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欠缺龐大資本的小公司也可以在商業的戰場上與大公司一較高下。真的嗎？

資訊科技令小公司變得更具競爭力？

· **舊的遊戲規則並沒有消失：**當然，要建立一個免費的網頁比成立一間公司簡單得多了。但在網頁泛濫的年代，要如何突圍而出才是傷腦筋的問題。首先，你需要大規模的廣告和市場推廣攻勢，令自己的網頁變得家傳戶曉；然後你需要一個強大的伺服器，去應付瀏覽的人次；而要維持網頁及處理日常的業務，你又要僱用數不少的工人。簡單講句：凡此種種，都需要龐大的資金。

· **壟斷嚴重：**如果新的科技真的可以令有創意、有人才的小公司更容易突破大企業的壟斷，那麼我們至少應該看到資訊工業出現這種現象才對。可惜，事實歸事實：在1998年，10間大企業控制了全球電訊業的86%，另外10間大企業則控制了全球電腦行業的70%。而且，隨著急速的收購合併潮，資訊科技行業的壟斷情況變得愈來愈嚴重。如果說資訊科技催生了「新經濟」的話，那麼少數跨國企業就壟斷了「新經濟」的重要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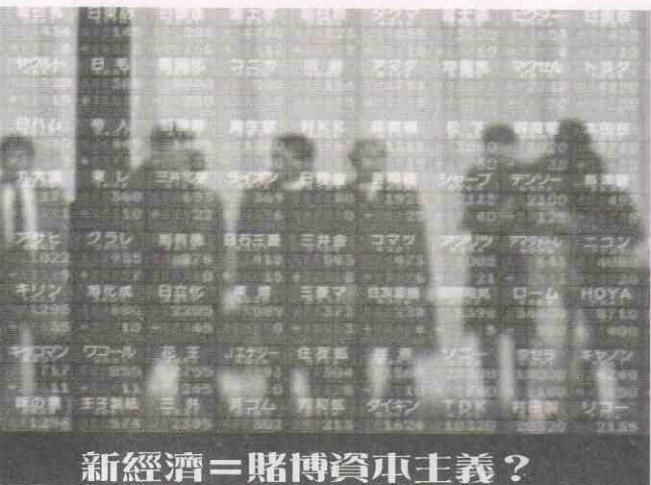
香港最近傳出資訊科技行業的職位不斷增加，令職位供過於求，成為勞工市場萎縮下的「奇蹟」。實情究竟如何？

· **美國在1990年代的職位增加是自1950年代以來最差勁的十年：**過去十年，相對人口膨脹的速度，就業機會以1.8倍的比例增加；這當然是不錯的數字，但比較起60年代至80年代的2.6倍，90年代的數字明顯遜色甚多。即是說，就職位增加速度來說，資訊科技年代遠遠比不上工業發展或服務業主導的年代。

· **如果我們横向地比較美國各區域的職位增加，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資訊科技與職位增加之間的關係。**一些服務行業最主導勞工市場的地區，它們的職位增加速度是全國水平的一半；另外，以高科技行業聞名的都會，它們相對全國標準來說，近十年的職位增加比過去幾十年都要慢。相反，全美國職位增加最快的是經濟發展最為全面的地區，如鳳凰城和達拉斯，它們除了發展高增值的服務業，同時也兼顧到製造業的發展。相信這些數字對香港的啟示十分明顯：如果要增加職位去解決失業問題，就不需要將資源全放到高科技行業去。

資訊科技創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問題？

總結：在資訊科技發展最為成熟的美國，它也沒有令經濟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因此，環繞著資訊科技與新經濟之間的種種樂觀意見，暫時仍只是預言。有人喜歡發放預言當然不是罪過，但香港如果將經濟發展建基預言之上，恐怕最終會是一場損手爛腳的賭博。我們並不是無的放矢：君不見眾高官天天大談「科技救港」的言論，報紙的經濟版日日吹噓網絡經濟如何蓬勃？



新經濟＝賭博資本主義？

新經濟何以愈吹愈大？

既然資訊科技並不是什麼靈丹妙藥，為什麼它會被吹噓得這麼厲害？這裡有三個原因：

一是很多人只看到數據的表面。例如有人指過去20年來，資訊科技的投資佔美國總商業投資確實有增加的趨勢，但關鍵是同時期美國的總投資愈來愈疲弱，因此令人錯認高估資訊科技的重要性。而且，資訊科技投資的比例增加，往往其實代表了投資廠房、機器和長遠發展計劃的比例減少，這對工人來說就是工作的減少。

二是只見木而不見林。很多人看見微軟取代通用電器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就以為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降臨，看見蓋茨的成功就將「才華」與「創意」視為新經濟年代的取

勝之道，看見矽谷的成功就以為這是美國經濟的縮影，這些都是見木不見林的做法。

三是真假不分。資訊科技雖然對實際經濟增長沒有革命性的影響，但科技股就真的為股票市場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香港，最近沒有任何業績的tom.com 招股，竟然吸引幾十萬份申請書，股票市場對網股的瘋狂情緒可見一斑。美國股市多年都是科技股一枝獨秀，當傳統企業的股價停滯不前的時候，科技股的股價卻以瘋狂的幅度上升，以美國在線（AOL）為例，自1992年開始，至今年初與時代華納合併，它的股價總共上升了800倍！在金融資本雄霸經濟的時代，很多人早已將股市表現等同經濟表現，分不清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科技股所帶動的瘋狂情緒自然也感染了資訊科技，以至對它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

香港：賭博資本主義與金融危機

回到香港，我們同樣見到虛擬經濟的泡沫愈吹愈大，以至為官的也真假不分。當香港股市一再創下歷史性新高的時候，高官高興地表示香港的經濟不單已走出谷底，而且正穩步上揚。

已有不少評論指香港的經濟其實還未曾復甦，況且如果我們仔細分析股市的形勢，便發覺它的升幅根本與本地經濟表現無關。在過去幾個月的股市

虛擬經濟又與我們何干？

(一) 當實際的經濟停滯不前或倒退，而虛擬經濟不斷膨脹的時候，愈多的資金會流向後者，這一方面會令經濟發展更趨兩極化，另一方面，經濟活動的投機色彩愈來愈濃，以至有人稱此為賭博資本主義，最近五十萬人爭相認購沒有業績的tom.com，企圖「以少博大」，就是賭博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

(二) 沒有實際經濟生產支撐的泡沫經濟不可能永遠增長下去，它終有爆破的一天。當泡沫一旦爆破，不單參與其中的人會損手爛腳，更大的問題是它會令整體經濟陷入蕭條，正如亞洲金融風暴一樣。即是說：虛擬經濟崩潰時會帶來實際後果，而工人往往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升勢當中，33隻恆生指數的成份股裡面，有27隻錄得跌幅，當中有15隻跌幅更超過兩成。而上升的6隻股票，它們之所以上升與本港的業務增長或經濟增長並無關係：和黃長實主要是受惠於出售Orange予Mannesman，然後Vodafone成功收購Mannesman，令和黃的賬面收益大增；電影廣播的股價之所以大幅攀升，則是因為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的合購令投資者對傳媒機構信心大增；香港電訊的股價上升是因為新加坡電訊與盈動爭相洽購所致。連投資顧問也不能不承認「帶動股價上升的原因都跟本港內部經濟沾不上邊。」

即是說：（一）股票市場的興旺只是由幾隻股票帶動；（二）少數的股票之所以上升與它們在香港的業務或香港經濟復甦無關。這是為什麼我們叫這種現象做虛擬經濟，因為它已經與實際的經濟生產或增值沒有關係。

講到這裡，我們發現「新經濟」為香港帶來的最大影響竟然是科技股熱潮，令資本主義變得更具賭博味道和虛擬色彩。「新經濟」的神話經不起實證的檢驗，但虛擬經濟繼續膨脹的勢頭卻沒有停下來的徵兆。tom.com認股當日的全港大混亂或者是一個警告，連財爺曾蔭權也不得不表示憂慮：「（香港人）是否完全忘記金融危機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他接著又立刻說事件也有正面的一面：它反映了香港人比以前更願意投資！難道我們要等發生更大的經濟危機，才肯吸取教訓嗎？

參考資料：

- Daniel Sichel (1997)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Stephen Roach (2000) "Working Better or Just Harder?" *New York Times*, 2000/2/14.
- Ibrahim Warde (2000) "In the New Economy, Scepticism is not a Sign of Intelligence. It is a S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2000/2.
- Dan Schiller (2000) "Internet Feeding Frenzy." *Le Monde Diplomatique*, 2000/2.
- David Friedman (2000) "USA: The Dot-com Obsession Warping the Economy." *Los Angeles Times*, 2000/2/6.
- Phil Mullan (2000) "New e-economy: don't blow IT." *LM*, issue 127, 2000/2.
- Allen Perkins 投資研究部 (2000)「科技解困，還是製造泡沫？」*明報*，2000/2/26。



中國也奔向新經濟？

招股狂潮

責在統治精英及賭場資本主義



劉宇凡

**今天的網絡狂潮，不過是又一場金融音樂特而已——
音樂一停，搶不到椅子的就要受罰了。而遊戲的主持
人呢，才是永遠的贏家。**

Tom.com 招股造成的混亂，有人歸咎於香港人的羊群心理，或是搵快錢的價值觀 ---- 群眾居然會追捧一間虧損的、業績不到半年的公司，追捧一個高風險概念——網絡股；有人則著重批評銀行及百富勤技術出錯。

這統統是表面現象。請問，是誰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的？是創業板，而創業板的始作俑者，正是聯交所、政府與一眾統治精英。是他們在經濟危機尚未完全過去，在一貫縱容投機的政策錯誤未曾糾正過來的時候，就在去年底大搞創業板，進一步鼓勵股票投機。多年來，主板的上市公司必須要有盈利而且有規模才行。這勉強可說是對散戶及整個社會的一點保障吧。然而，去年底當局設立創業板把上市條件大大放寬。這實際上為大資本家騙取小市民的積蓄大開方便之門。這樣高風險的投資，理應只許向經紀及機構招股，為何讓它直接向散戶招股？在香港，你在街頭行乞，或是民間團體未經申請公開募捐十元八塊，都是犯法，甚至要坐牢，為什麼反倒容許一家虧

損公司上市把市民的幾億塊錢袋進自己袋裡？大財團要上市，早就有主板這個孔道。創業板本是讓中小科技企業集資的，為什麼竟然讓李氏家族企業可以在創業板上市？這豈不是讓大財團大小通吃？創業板的規限本已寬鬆到離譜，聯交所還進一步為李氏家族保驾护航，豁免他們的種種限制（要有兩年業績；期間管理層所有權不變），這究竟是哪碼子的公義？一方面大學生唸書要付 8 厘半的高息，另一方面，各大銀行為了利己利「李」，卻為 Tom.com 投資者提供 7 厘的超優惠利率，而金管局



等待交 tom.com 認股申請書的人群

絲毫不以爲忤，究竟銀行家和政府爲誰服務？

但美國不也有納斯達克股(Nasdaq)麼？放寬上市條件不正能促進有潛質的中小科技公司發展麼？而這不正好有助轉型爲「新經濟」嗎？

第一，美國對股市及上市公司的管制一向比香港嚴格許多，因此對市民保障稍多。例如對利用內幕消息謀利，在美國要坐牢，香港則僅限於譴責。



第二，美國多少有一點民主外衣，因此多少對過份的營私舞弊有一點兒牽制，但香港卻是富豪與特首專政。統治精英爲甚麼在投機上言必美國，卻絕不肯在民主上也同美國看齊呢？

第三，美國的納斯達克分兩種，一種是全國板，一種是小型公司板。前者的上市條件比後者嚴格，上市者都是大公司。後者風險高，交投也少。香港創業板的上市條件很寬，在這點上看似模仿後者；但因爲它容許大公司也可上市，在公司規模上又看似模仿前者。這種不倫不類實際上方便了大財團更容易搜刮市民的財富。不僅李氏家族一下子進賬七億，連它的「好友」周凱旋也發了大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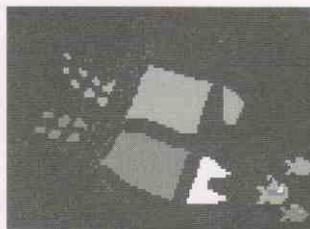
第四，更根本的問題是：美國的高科技已領先了許多年，而納斯達克直到 1971 年才成立。換言

之，美國的高科技並不是靠搞放寬股市而來的。有什麼根據說香港只要放寬股市大搞創業板就能促進創新科技？有何先例？

可見，對普羅大眾來說，香港比美國更不合適發展什麼創業板。

主流論述以爲網絡股的發展代表「新經濟」，代表前景燦爛。可能是吧。但那是怎樣的燦爛呢？是煙花的燦爛而已。資本主義的規律之一就是盲目競爭——人人看好網絡股，於是人人投資，然而社會購買力總是有限的，甚至是不足的（一部份多得資本家不斷剝削工人的工資），結果不久就發生過度投資，生產過剩，再加上其他矛盾的尖銳化，於是經濟危機爆發……。現在不過是舊戲重演而已。

其次，巨量資金不是流到生產性投資而是流到投機，本身正是標示著資本主義日益淪爲「賭場資本主義」，因此也使它更容易陷入巨大的金融與貨幣危機中。現在每天的世界外匯交易量中，不到一成是同生產與貿易有關的，其餘的都是投機。股市更是這樣。而投機只是讓財富不斷在不同人的口袋中轉移而已，並未曾真正創造財富。而今天的網絡狂潮，不過是又一場金融音樂椅而已——音樂一停，搶不到椅子的就要受罰了。而遊戲的主持人呢，才是永遠的贏家。



編者按：要數當今最有力量的跨國企業，便不能不談到微軟。微軟是現今全球最大的企業，它的冒起充滿種種傳奇色彩，蓋茨更被視為美國「新經濟」的英雄。實情是怎樣？

去年微軟被控告壟斷，我們才驚覺它之所以能建立霸業，不純是因為蓋茨的天才，更因為它採取一切手段去打擊對手。最近美國有調查顯示微

軟去年的政治捐獻增加了六倍，更令人憂心跨國企業左右政治的趨勢。

微軟惡待消費者與「知識」工人

許由

人人都說微軟的老闆蓋茨是天才。當然囉。他一個人的財富已高達 510 億美元，比全美最窮的四成人口，即一億六百萬人的財富還多。微軟控制了九成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的市場，怪不得他如此富有。不過，嚴格來說，他的天才首先是在商業方面，而不是在電腦技術本身。要知道，不論是電腦還是互聯網，都不是蓋茨，也不是「自由企業精神」所創造的，而是戰後西方政府用公帑開發的，為的是在軍事競賽中打敗蘇聯。只是美國政府一向偏袒大企業，才會陸續讓它們無償獲得了技術，化公為私而已。其次，蓋茨賴以成功的兩大王牌，即 MS-DOS 軟件及視窗，其原始技術也並非蓋茨發明，而是其他企業的科學家。蓋茨精明之處就是當別人還未想到怎樣使新技術商業化的時候，他卻想到了，而且把技術的知識產權據為己有。因此才會有 1988 年蓋茨被蘋果控告侵犯知識產權。法院後來判決蘋果敗訴，理由倒不是微軟不曾抄襲蘋果，而是因為判其勝訴會妨礙競爭。於是微軟從此一帆風順，成為電腦業壟斷性企業。它亦因此可以把軟件價格抬到天高，而且到處控告「盜版者」，儘管蓋茨以至其他電腦公司都不乏抄襲他人知識的行徑。各國政府（包括香港）也很努力為微軟服務，到處把盜版趕盡殺絕。你沒錢買正版視窗，哪就靠邊站好啦！直到最近，微軟才因濫用壟斷力量而被告上法庭。

微軟的僱員的形象總是：身穿牛仔褲便服，享有廿多萬美元年薪，還獲分配公司股票期權。他們活力充沛，對公司忠心耿耿。告訴你，這只是微軟上層的「知識工人」的寫照而已。微軟有三分一僱員是臨時工。在媒體部（主要開發互聯網產品），甚至有一半

員工是臨時工。臨時工人數在 4000 至 5750 之間。他們也是「知識工人」，包括技術員，設計師、程式設計員等。其中有 1500 人是長散工。怎樣識別臨時工？他們的襟章是橙色的，而長工是藍色的，一望而知。臨時工在旺市時自由地被請回公司工作，淡市時自由地回家候命。

1990 年稅務局裁定微軟的臨時工應被視為微軟的正式僱員，因此微軟須為他們繳交薪俸稅。1993 年，一班臨時工根據稅務局裁決控告微軟，要求在待遇上與長工一視同仁。1997 年 7 月，微軟被判敗訴。微軟當然不是呆子。它實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此要臨時工在入職時不是向微軟登記，而是向勞動派遣公司登記，這樣，在法律上這些臨時工只同派遣公司有僱佣合約，同微軟沒有。為了排斥臨時工，微軟不再准臨時工參與公司的工餘活動，又迫使臨時工在做滿一年後要放 31 日假，才能續職。

近年微軟發財的另一個辦法是盡量削減固定資產，寧願把部門的工作外判而不保留部門。郵務部、印刷部外判給蘭克施樂；光碟廠賣給另一間公司。連倉庫也外判。這樣，就裁減了 680 人，省下 5 億美元。但管理這麼多外判工程也挺麻煩，所以後來微軟連管理外判的工作也外判了。微軟的營運經理說：「我們因此而使收入增加了 91%，每個僱員的平均開支減少了 19%」。這些錢往哪兒去了？「很明顯，我們會把錢放到技術開發上，也會當作公司盈利。」

本是工人的報酬，搖身一變就成為資本家的利潤。原來知識工人也不例外。

歐美各國的社會行動者，早於九十年代初，已普遍利用互聯網互通及發放消息。勢力之大，已受到英國首相貝理雅（或布萊爾）及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注目，甚至試圖採取措施打壓，例如將社會行動者也歸入「恐怖份子」之列，可以見得互聯網的威力。

近有西雅圖示威，遠有去年六月十八日在倫敦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首腦會議期間的示威行動，使金融區癱瘓，主要都是反對西方財團資本支配全球經濟，還把西方價值強施於發展中國家，違反民主政治。這兩次行動，其動員力之廣，計劃之周詳，可謂前所未見。組織者向全球發佈各種消息，也有助各地民眾了解行動的背景，從而招來了更多支持者。

除了行動之外，行動者組織的各類會議，也透過互聯網宣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民眾參與，甚至也有行動者舉辦過網上會議。

這個趨勢，已不再限於英語國家。台灣的一些工運、婦女、社區及環保組織，都已利用互聯網發佈信息，訂閱人數都是數以千計，數一數二的可算是南方電子報，已經有超過五萬人訂閱。同時，崔媽媽、人本教育基金會及都市改革者組織的工作，也逐漸得到肯定。未知道這些經驗，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社會行動組織者，能否效法？



互聯網上的另類聲音

李育成

正如一些樂觀主義者指出，互聯網的出現的確鼓勵了更多的民間個人創作，有更多機會將自己的作品公諸於世，而在只限於篇幅細小的主流報章、電台及藝術展覽場地。另類電台的出現，可算是其中的表表者。例如，正當南斯拉夫受北約部隊狂轟濫炸，大家都當塞爾維亞人是大反派的時候，有一個地下網上電台—B92，就發揮了作為塞爾維亞人的民間聲音頻道。

儘管主流媒體不斷滲入互聯網，利用它來賺取豐厚利潤，但也有人不計分文，在網上發表非主流觀點。看多了Times和CNN，也需要讀一下FAIR, ZNet, Mother Jones, Undercurrents等等來平衡一下。台灣立報就發揮了左右翼觀點的比拼作用。而且，越來越多另類聲音也進軍互聯網，台灣的有破週報、新觀念，香港則有錄映力量。

互聯網也同時造就了更多網上文藝創作、書店、電台以至電視台的誕生。這些觀點的傳遞，不論是透過文字、聲音或畫像，都比以前容易到達目標讀者、聽眾或觀眾。這樣亦造就了不同的網上社群。可惜的是，在香港，這些社群的議價力都頗薄弱。另外，財團入侵另類網站，美國已有例子，不可不提防。

如果互聯網令地球村出現，那麼，這個地球村只住了世界人口的四十分之一.....

對，全球人口中只得 2.4% 的人可以上網！是誰這麼幸運？

有錢人：

- * 在南非，有能力上網的人，他 / 她的平均收入要比沒有能力上網的人高七倍；
- * 在南美洲，90% 的上網人士都是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
- * 在英國，30% 以上的上網人士，其月薪超過港幣 \$39,000。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 * 全球的互聯網用戶中，30% 的人擁有至少一個大學文憑；在英國、中國、墨西哥、愛爾蘭，這個比率分別是 50%、60%、67%、70%。

男人：

- * 女性在這些國家的上網比例分別是：美國（38%）、巴西（25%）、日本（17%）、南非（17%）、中國（7%）、阿拉伯國家（4%）；
- * 女性從小就相對缺乏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在美國，有機會使用電腦的男孩比女孩多出五倍；家長為男孩買電腦軟件的花費，比女孩多出兩倍。

年輕人：

- * 在美國，互聯網用戶的平均年齡是 36 歲，在中國和英國是 30 歲以下。

英語人：

- * 80% 網頁是用英語書寫的，但全世界懂英文的人只得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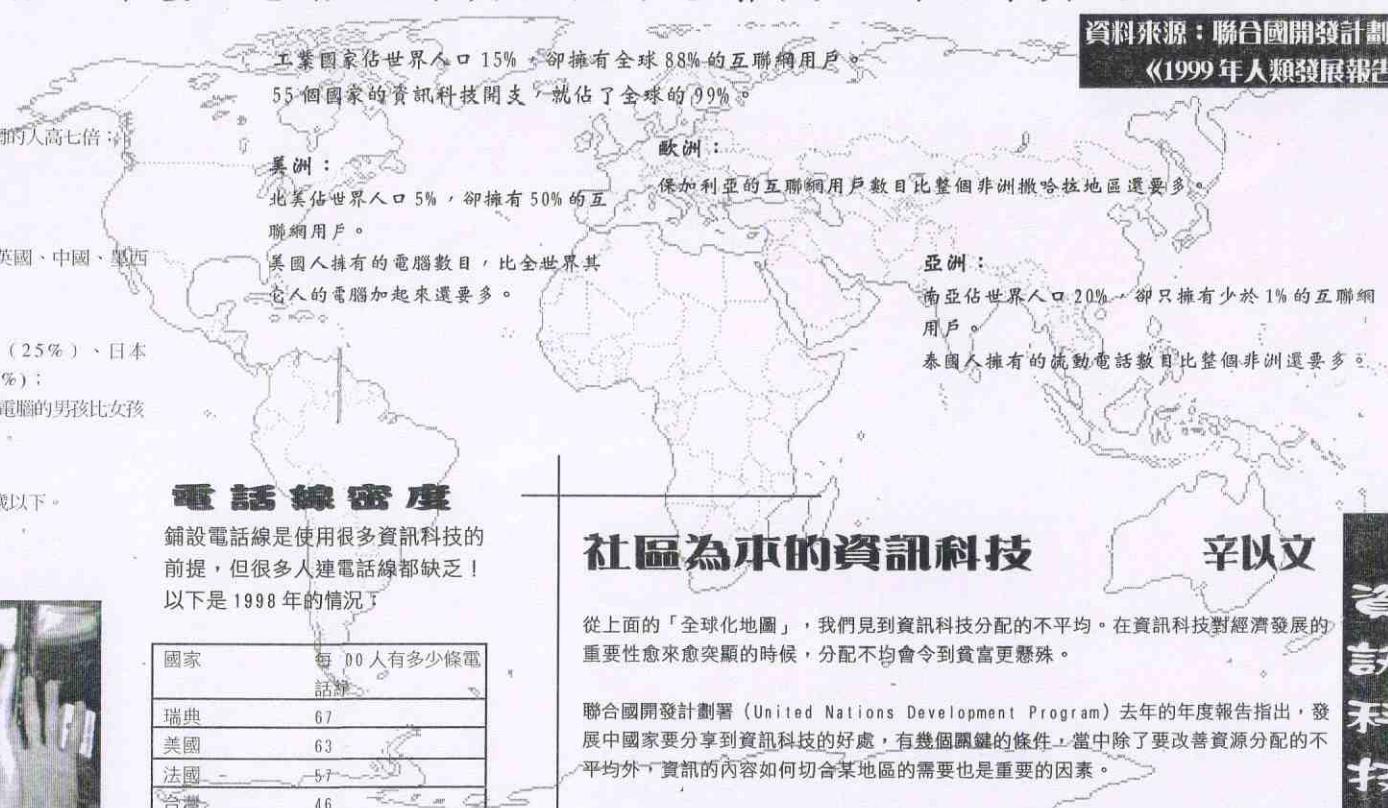


他們是：

- a. 地球村
村長
- b. 壟斷資本
主義的英雄

有人說互聯網會促進地球村的出現，令世界無分疆界，跨越種族文化的界限。但是，互聯網的世界竟是貧富極度懸殊的世界！

地區	佔世界人口比例	互聯網用戶佔該國人口比例
美國	4.7%	26.3%
聯合組織國家 (除去美國)	14.1	6.9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	6.8	0.8
東南亞及太平洋	8.6	0.5
東亞	22.2	0.4
東歐及獨聯體	5.3	0.4
阿拉伯國家	4.5	0.2
非洲撒哈拉地圖	9.7	0.1
南亞	23.5	0.04
全世界	100	2.4



電話線密度

鋪設電話線是使用很多資訊科技的前提，但很多人連電話線都缺乏！以下是 1998 年的情況：

國家	每 100 人有多少條電話線
瑞典	67
美國	63
法國	57
台灣	46
意大利	44
亞聯酋	30
阿根廷	18
沙地阿拉伯	10
中國	4
肯雅	0.8
阿富汗	0.1



資訊科技可以解決貧窮問題嗎？

社區為本的資訊科技

辛以文

從上面的「全球化地圖」，我們見到資訊科技分配的不平均。在資訊科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愈來愈突顯的時候，分配不均會令到貧富更懸殊。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去年的年度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要分享到資訊科技的好處，有幾個關鍵的條件，當中除了要改善資源分配的不平均外，資訊的內容如何切合某地區的需要也是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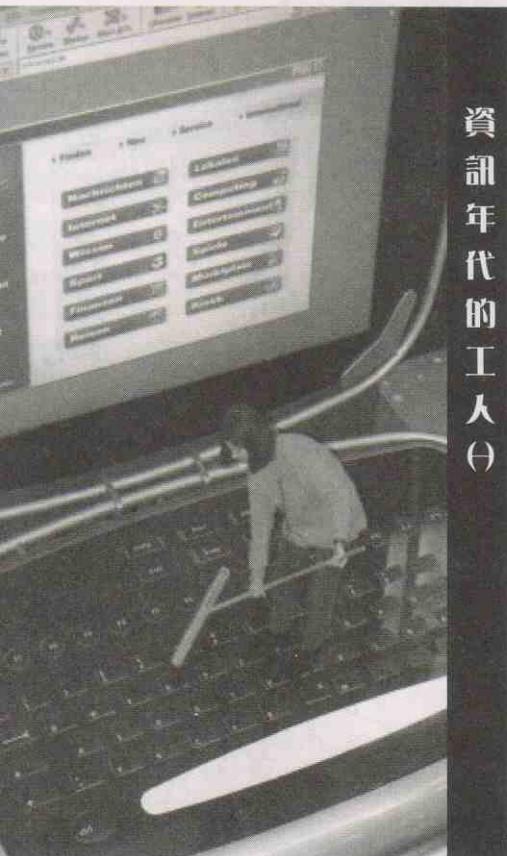
例如被發達國家操控的互聯網，大部份都是提供消費的資訊，與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完全脫節。這樣就算貧窮國家的人民有能力上網，他們也無法得到好處。

解決的方法不是沒有。在印度南部的一條村子裡面，志願機構先在當地做足調查工夫，了解村民的需要，然後才引入電腦科技。他們從日本一間志願機構那裡拿到大企業不要的二手電腦，改裝成太陽能供電後，放在村子的公共地方供村民使用。這些電腦有點像壁報欄：它的資訊則由一個資訊中心提供，主要是關於天氣變化、蟲害消息、醫療藥物、公共交通時間表等。

這條村子當然是一個幸福的例子，但如果我們從中歸納成功經驗的話，就可以見到發展中國家的資訊科技發展應該有異於發達國家：

- * 內容要切合日常生活的需要；
- * 要以社區為本，而不是側重個人擁有；
- * 要可持續的應用（如循環再用），而不是盲目追隨技術更新。

這裡的教訓是資訊科技如果非商品化——即是以人的需要為本，而不是以追求利潤為前提，就可以為貧窮國家帶來更多好處。處身在已發展地區的我們，當然也可以想想資訊科技被企業利用作追求更高的利潤，究竟對誰有好處？



資訊年代的工人()

對工人而言，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減工時不減收入落實，工人將可有更充裕的時間於工餘參與家庭、社區、文化教育及公共事務，讓人們可朝向更多方面的發展。當差利的「摩登時代」一去不返，工人離開了重複的、沉悶的、單一的、非人化的工作崗位時，踏出工廠大門後走向的應該是這樣一個美好世界。

當差利的摩登時代一去不返…… IT 新世代給工人帶來什麼？

譚駿賢

不陌生，而其代表作「摩登時代」(Modern Time)更堪稱經典。該劇所以深入民心，除了差利風趣抵死的演出外，更因為它演活了工業時代大規模生產模式下，工人怎樣被細緻地分工於大小生產線內，並每天重複又重複地幹著那沉悶的、單一的、把人當作機器一部份般的工作。我們的父母及祖父母輩就靠幹這種工作把我們養活。

據一些後工業社會理論家分析，大規模生產的時代早已離我們遠去，隨著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摩登時代」的車間工人，也勢將被手提個人電腦的「知識工人」所取代。資訊科技既然影響如此巨大，就讓我們先了解它的過去吧！

六十年代

資訊科技被引進與電腦技術的爆炸性發展有莫大關係，但它最終被廣泛應用於經濟生產，實離不開當代西方社會的社會經濟背景。以互聯網的為例，早於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國防部早已將其應用於與國防工業的生產商及各大學研究部的資訊聯系中。同樣地，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s，簡稱 PCs)也早於七十年代中後期被使用，只是當時尚未普及應用於商業活動而已。

當差利(Charlie Chaplin)離我們而去…

對父母或祖父母輩來說，差利卓別靈的默劇絕

七十年代

資訊科技也開始被引用為這策略而服務。互聯網以至 PCs 被大規模應用於商貿，其背景與七十年代後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歷由「石油危機」而引發的經濟危機有關。當時，美國國內的巨型企業，為了迴避原材料成本及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開始從國內外為減省成本尋找出路。而打破工作及工序的地域分隔，及將勞動與勞動合同（labor contract）分開，就成為企業管理的兩大策略。資訊科技也開始被引用為這策略而服務。

八十年代以前，工業生產依然以大規模理性化生產及精緻的勞動分工為主，而自動化（automation）才是企業生產的主題。當時電腦技術應用，主要在於對數據及生產程序的控制，讓企業官僚可有效地掌握及調節生產成本。這種標準化、劃一化數據資料、及電腦文書處理（word-processing）結合的做法，主要應用於有大宗交易活動的行業，如保險公司的投保及航空公司的機位安排服務等。

八十年代

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企業欲貫徹辦公室自動化及「無紙辦公室」（paperless office）的管理策略，電腦應用於資訊流動及記錄開始被重視，並且為取代以紙張文件為主的辦公室作準備。辦公室電腦及個人電腦亦隨之普及。但有必要指出，這時辦公室電腦雖開始流行，但其生產力卻未必較前一階段為佳。美國著名的財經雜誌《財富》（Fortune）就曾在 1986 年的主題報導指出，美國商界花了以億計金錢卻換不到比六十年代後期高的生產力。然而，隨著 IBM 於八十年代將個人電腦向商界廣泛推銷、微軟辦公室（Microsoft Office）進一步將軟件整合作綜合使用，及蘋果電腦（Apple Macintosh）的用家友善（user-friendly）運作系統上市後，將分散的工作或工序整合再也沒有甚麼困難了，而打破空間分隔的工業商貿組織形式的新年代，便勢如破竹地來臨。

為了使電腦更容易讓個人使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美國專業電腦團體如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及 Computer Support for Cooperative Work 透過研究開發進一步打破電腦對使用者的隔閡，讓個人更容易操作，並加強了不同電腦間的聯繫，從而促進了商業資訊的空間交流，加快了企業組織對工作崗位的重組。而以單個項目（project-based）為基礎的工作，亦可透過電腦科技，更方便地流向工資成本較低的國內甚至國外的地方去處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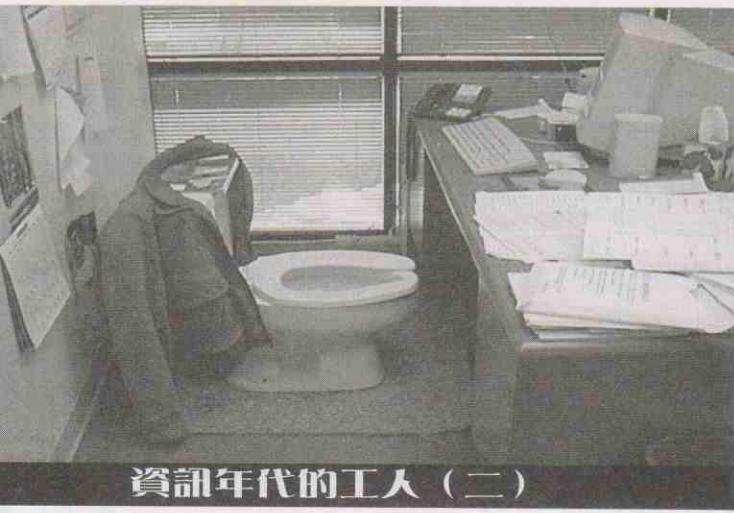
九十年代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前題下的九十年代，資訊科技進一步被使用於經貿；與此同時，資訊科技又反過來加促了全球化的步伐。當傳真機、手提電話、電子郵件及至為關鍵的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商業貿易的空間地域上的隔閱再也不是難題，而所謂彈性化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及僱傭臨時協議（temporary agreement），也在私人睡房也可變為工作單位後隨之流行。這種種發展趨勢正好給企業最高管理層一個省減成本的絕佳機會。電腦工業泰斗「微軟」（Microsoft Corporation）本身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它直接聘用的「核心僱員」數目相對較少，工資不單較低，並改以授配公司股份代替。而這些「核心僱員」就是由一大批受聘於不同地方、以不同的工資水平的臨時僱員作支援，讓全球（包括美國國內）勞動力也被包攬入「微軟王國」的生產線內（有關微軟的進一步資料，可參考今期《全球化監察》專文）。

IT=企業謀利的新工具？

上述的分析，旨在向讀者提供一個歷史角度，用以了解 IT 興起的社會經濟背景及其與巨型企業間的互動關係，從而更清楚 IT 對工人階級做成的衝擊。事實

上，香港也正步向西方社會的同一軌跡，即 IT 在企業生產方面的使用，正在加速了失業、就業不足及企業透過臨時協議繞過勞工法例而減省僱員福利的趨勢。最近，本港第三大貨櫃碼頭公司海陸集團（Sea-Land Group），幾乎將整個文職部門（包括會



資訊年代的工人（二）

計部）遷往工資水平較低的菲律賓，改為透過互聯網來處理數據往來，這麼一來便可減省幾乎一半（即約五百名）僱員！可見大企業正利用資訊科技向香港工人「開刀」。

IT牢牢掌握在財團之手，自然被利用作為賺取金錢的工具。最新的發展趨勢，似乎更暴露了企業從利用IT減省生產成本，轉而將IT用在巨額融資及企業擴張方面。數年前，大地產商還靠投資（或投機）地產業務而成爲亞洲首屈一指的巨富，現在正積極改頭換面，搖身一變成爲資訊科技的推動者，長實集團的tom.com上市引起的瘋狂認購是一例，而新鴻基集團這個老牌地產商，正密鑼緊鼓籌備網絡科技股上市又是一例。

成立短短一年，沒有業績支持，標榜推動高科技的盈動集團，不久前擊敗新加坡電訊而成功收購僱用了近一萬三千多名僱員的企業巨無霸香港電訊，立即使盈動成爲全港第三大財團，這清楚示範了科技網絡業務如何在商業經濟中興風作浪。香港方面有盈動，美國方面則有網絡公司AOL收購娛樂事業王國華納集團，製造所謂虛擬勝實體的企業鯨吞。無怪乎與新加坡電訊同由新加坡政府擁有的《海峽時報》，翌日即發表「互聯網股瘋狂世界」爲題的社論，認爲盈動的勝出「反映投資者及銀行已完全投入新遊戲……虛假的市值及資產足以支持整過收購。」

這裡所謂的「新遊戲」指的就是網絡股風潮，但由財團擁有的網股進行鯨吞收購，其主戰

場依然是那些巨額融資中心，即股票市場。從這一角度看，由IT網絡帶動的所謂「新經濟」，不過是爲大財團的剩餘資金提供了新出路，並讓其透過金融市場的合併、收購而最終達到謀利目的的「舊酒新瓶」而已；但「打工仔」不應忘記：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八十年代末、及陰雲還未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由於資本集中於金融炒賣活動而引致的，結果卻對工人就業及工資方面造成沉重的打擊。

資訊科技與工人運動

資訊科技一日掌握在巨型財團之手，一日也不過是財團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具。當我們每天花上數小時瀏覽琳瑯滿目的網頁時，當中大部份也不過是讓我們消費花錢更爲方便的資訊罷了。

更甚者，財團控制資訊科技的結果，只會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社會下階級結構的不平等。美國政府最近即發表報告，指美國將於2008年因資訊科技的發展而導致如文員、出納員等中層職位減少，而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的高科技行業及工資水平一向較低的工種如家務助理、起居照顧員等職位才會增加，由此見得高低收入群體差距將被進一步擴大，而一旦所謂「數碼鴻溝」未能有效解決，勢將把一大部分人口長期排斥就業市場之外。英國執政工黨智囊團最近即估計，該國可能會有三成人口長期處於被社會排斥的境況。

這麼說來，工人階級在IT時代豈非處於萬劫不復的悲觀境地呢？這也同樣未可料。試想，當企業設於不同地域的生產線可透過互聯網而加強業務聯繫時，工人階級的組織也同樣可以將之引爲己用。美國《勞工筆記》雜誌（Labor Notes）編輯穆迪（K. Moody）即指出，工人處於以精簡（lean & mean）爲特色的企業世界時，一種以國際連線爲基礎，並擴大社會政治支持面的勞工－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消費者運動、婦女運動等）是有必要的。他以加拿大汽車工人工會（Canadian Auto Workers）、美國電器工人聯會（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及法國SUD電訊工會的抗爭爲例，認爲一種強調由下而上、強調工會民主及加強跨國工會聯繫及支援的國際主義勞工－社會運動有其必要性。

同樣地，當財團主管將IT用於省減人手、削減成本時，工人運動也可爭取將IT用於省減工時而不減收入的運動。透過IT省去勞動力及維持甚至增加生產力的經濟社會是可能出現的，而當財團企業利潤不減卻提出減人手、減工資時就顯得於理不合。

然而要達到這目標，則非得工會團結抗爭不可。美國建築業電工成功迫使資方承諾每周工作不多於三十小時及兩大碼頭工會爭取到資方發放保證全年工資（Guaranteed Annual Income）而不論工人年內有否足夠的工作，即為成功例子。

對工人而言，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減少工時而不減收入落實，工人將可

有更充裕的時間於工餘參與家庭、社區、文化教育及公共事務，讓人們可朝向更多方面的發展。當差利的「摩登時代」一去不返，工人離開了重複的、沉悶的、單一的、非人化的工作崗位時，踏出工廠大門後走向的應該是這樣一個美好世界。



知識經濟年代的生產線

亞馬遜
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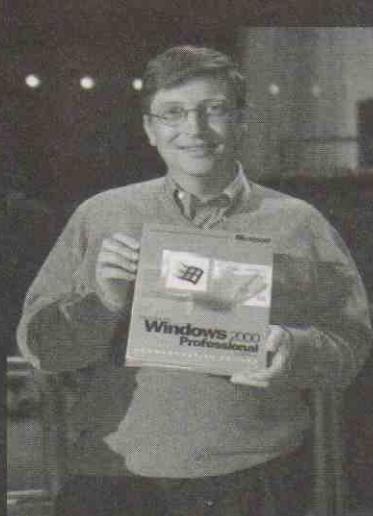
亞馬遜網上書店（Amazon）是新經濟的旗艦公司之一。它於1995年成立，現在它的市值已經超高美國所有連鎖書店加起來的市值。亞馬遜雖然長年累月地虧損，但它的股價卻一再創新高，這種奇怪的現象卻被一些人認為是新經濟的特點：只要有好的概念，就會有人願意投資。

亞馬遜的老闆或者真的善於玩弄概念，但為他工作的工人就一點都不像知識經濟的工人。幾百個年青、未婚、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工人」，每天在亞馬遜的辦公室裡面，戴著耳塞，眼望電腦，應付無數的電郵貨單。

事

根據法國報紙 *Le Monde diplomatique* 所報導，他們被一些亞馬遜的管理人員稱為「電子農民」，因為他們每天——不，應該說每分每秒都在重覆一模一樣的工作。或者他們比農民還缺乏工作的自主：管理層規定他們每小時至少要應付12個電郵，如果低於7個就會被解僱；與顧客的電話交談規定要在四分鐘內完成，而且連交談的聲音也有嚴格規定：交談的音量應該剛好令電話裡的顧客清楚聽到，而不會騷擾辦公室裡其他的員工。

對於有人說新經濟會帶來新的工作關係，亞馬遜的一個前僱員表示十分懷疑：「我們基本是幹著單調乏味的工作，而且不時有人在你的背後監視著。這有什麼革命性可言？唯一的分別是不少的管理人員都戴耳環和穿皮衣。」



知識產權 是資訊社會的障礙

陳敬慈

蓋茨與視窗 2000

以生產電腦軟件興家的微軟數年間富可敵國，其產品壟斷全世界，在美國本土甚至捲入被指壟斷的官司多年，然而其在世界各地追查及控告涉嫌盜版或使用盜版者的行為並沒有鬆懈。版權，對於微軟一類的超級跨國公司的重要性，可見一斑。《版權法》在各地的實施和執行，卻開始令消費者聞之色變，即使是教學用途的影印，只要多於書籍的 5% 即屬違法。

社會應該鼓勵創造、為創作者提供足夠的生活權利保障；但當今的知識產權制度，不但不利於廣大消費者，而且也沒有為創作活動和創作者本身帶來好處，我們有必要揭穿其神聖面紗。

知識是人類共同的產物

知識是人類共同的產物，任何的發明和創造都是人類追求知識、滿足自我、探索自然的成果。每一項發明，都不是在真空中作出，而是在千百年的人類經驗和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土壤上誕生的。偉大如牛頓，也說自己不過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有那樣的成就。二十世紀火箭上天、美蘇登陸月球，技術來源追溯到中國宋朝之火藥製造技巧；中國的印刷術和造紙術傳至歐洲後，促進了文藝復興；指南針也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創造了條件。就算是今天使不少私人企業致富的互聯網，也並非由一人所發明，而是由美國政府為了應付核戰而發明的通訊系統改良而成。

人類的創造行為千萬年來源源不斷，知識產權卻是近代的產品。為什麼知識產權的制度愈來愈被強化？這是因為知識被商品化。文化與知識的互相交流、相互益進，本是人類進步的基本條件。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卻在為這種交流設置障礙，是這被形容為資訊自由的「訊息經濟」的最大諷刺。

私有產權不利知識創造

知識產權的理論基礎來自私有產權。在自由主義經濟學上，導致人們對私有產權盲目崇拜的經典理論要算高氏定理（Coase Theory）。他認為，只有所有財物的產權清楚界定，社會整體效益才能得到極大化，達致消費者及生產者的雙贏局面。

根據同一原則，如果知識產權誰屬得不到界定，就會出現消費者過份使用知識資源，創造者減少創造意欲，不但社會總體效益無法極大化，長遠來說，消費者也必然由於享受不到更多新穎的知識產品而受損。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知識和土地一類的有形資源不同之處在於其非排他性。即是一人的使用不會減少其他人對同一知識的享用。中國老百姓使用翻版視窗 98，並不會減少美國人的使用量和質，反而促進了電腦知識的普及和電腦技術相互的自由交流，從而更加有利電腦的發展。

其次，知識產權法的原意是用來鼓勵發明和創

造，從而增加社會效益。但 1973 年英國有人就專利作出研究，結論是專利制度並無促進發明，不論是否有專利，許多發明都會照樣產生。更加明顯的例子是，冷戰時期，蘇聯國內並沒有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專利法，但其科學水平的質和量，都不亞于美國。

所以，無視千萬年來知識作為人民共享共有的財物這一現象，將私有產權這一概念強加於知識，不但無利於創造，還會造成社會分化，不利人類的進步。

社會利益不能被忽視

事實上，對於知識產權，蘇聯和中國一類的社會主義國家傾向於「智力成果論」。這種理論認為科學技術的發明和著作成果，首先是「智力成果」。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凝結了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因此，智力成果的創造者雖然對這種商品享有權利，但如果個人利益的維護妨礙社會利益，則首先要強調社會利益。

所以，一般而言，知識的專利權均屬於國家，國家則相應地對創造人給予某種榮譽和物質獎勵，即發明獎勵制度。

進一步說，對於知識產權的無限保護，若導致消費者在減少享用量上的損失，已大於更多的發明創造所帶來的益處時，就再也不能視個人知識產權為神聖不可侵犯。舉例說，沒有知識產權的一項發明，使用者有十億人；但保護知識產權後，雖有十項發明，每項發明卻只有一百萬人有能力享用，那麼前者就可能勝後者。

這種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專利制度，當然也有其短處，但在防止壟斷、促進知識流通上有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地方。

知識產權旨在保障跨國企業利益

環視今日的世界，微軟一類的跨國企業藉盜取和控制其旗下千萬科技人員的知識產權，在世界各

地掠奪財富，造成財富的高度集中，世界貧富懸殊加劇。能享受到科技的方便和益處的，卻只有少數人。更多的人是在科技帶來生產力的前提下失去工作，或終生營營役役為能分享科技的「方便」。

資料顯示：目前世界 500 間跨國企業擁有全世界新技術的 90% 和技術貿易額的 75%；以國家為單位，則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知識經濟的第一強國，美國生產的軟件佔世界市場 70% 以上。於是，作為當代跨國企業和科學技術集中地的美國，就不斷通過貿易談判、經濟制裁和操縱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等等，用軟硬相兼的手段逼使世界各國實施其知識產權條款。

進入資訊時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帶來了無限的生產力，本來既可減少人們的工作負擔，又增加了生活的方便，確是一大福祉。知識產權則被跨國資本家利用來阻止人民實現這一夢想，其目的在於繼續勞役人民、剝削人民，貪得無厭地在科技發展中謀取暴利。

不公平的知識產權

有人說，資訊年代的最大「革命」在於將愈來愈多的知識變成專利，而誰是當中的最大贏家？

* 工業國家擁有全球 97% 的專利；

* 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將知識變成專利是很陌生的一回事：在發展中國家批出的專利當中，80% 是屬於工業國家的居民；

* 跨國企業在當中獲利最大：全球 70% 的專利權使用和註冊費用，是由跨國企業的附屬公司付予母公司的。

全球化加劇貧富懸殊

林致良

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寄予美好的願望，希望藉此走向富裕的生活。事實確乎如此嗎？前不久，聯合國發表了1999年度的《人類發展報告》。該報告指出：

- * 200名最富有者的資產超過世界總人口的41%的人的收入總和；在過去四年，這200名最富有者的財產增加了兩倍，達一萬億元以上；相反，全球仍然有近13億的窮人每日收入少於1美元；
- * 佔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他們擁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全球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和全球電話總數的74%；而佔全球人口總數的1/5的貧困人口在上述幾項上的佔有率僅約1%；
- * 在平均收入方面，富國與窮國之間相差74倍；而在1960年，差距還僅為30倍，顯示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比30年前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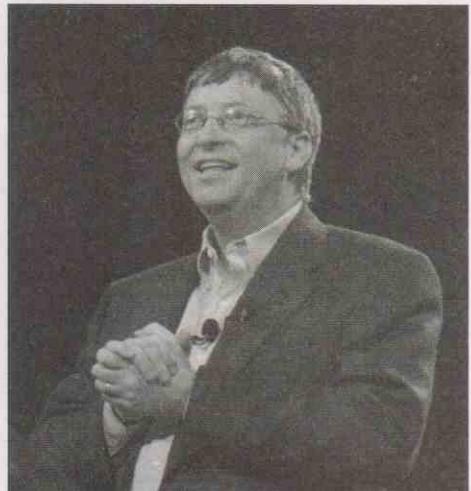
通過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經濟全球化並沒有使所有人受益，並沒有為窮國和窮人帶來真正的生活改善，反而使貧富兩極化更加嚴重。

富國的貧窮

有人說，全球化純粹是富國剝削窮國的手段，它使富國（或者說北部國家）更富裕，貧窮國家（或者說南部國家）更貧窮，所以全球化準確一點應該說是「帝國主義全球化」。這種說法恐怕過份強調全球化對富國單純有利和對窮國單純有害，因而是片面的。無疑今天還有非常貧困和極其富有的國家，但全球化越來越造成這樣的趨勢，即富裕國家的貧困和失業不斷增長，而貧窮國家卻出現一大批暴發戶，足以和富國的許多富豪匹敵。上期「小百科」反駁了流行的「南方窮（困）北（方）富（裕）」的說法，讓我們用更多例子看看北方國家內部的貧窮和失業情況：

- *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90年代中的統計數字，其成員國（包括23個歐美先進國家）的失業人數多達3000多萬，其中一半是長期失業；
- * 西歐國家的平均失業率為10.8%，今天歐洲有近4500萬窮人。

共同富裕的「新經濟」？



這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的財產加起來，比世界上最貧窮的48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加起來還要多。蓋茨是這三個人之一。

美國的失業率不算高（4.2%），加上經濟有增長，物價上漲溫和，部份主流經濟學家便說美國已踏入長期繁榮的「新經濟」時代。本文不是去分辨新經濟的真假（可參閱本期《全球化監察》有關文章），只想指出美國的所謂繁榮是建築在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長期地、持續地下降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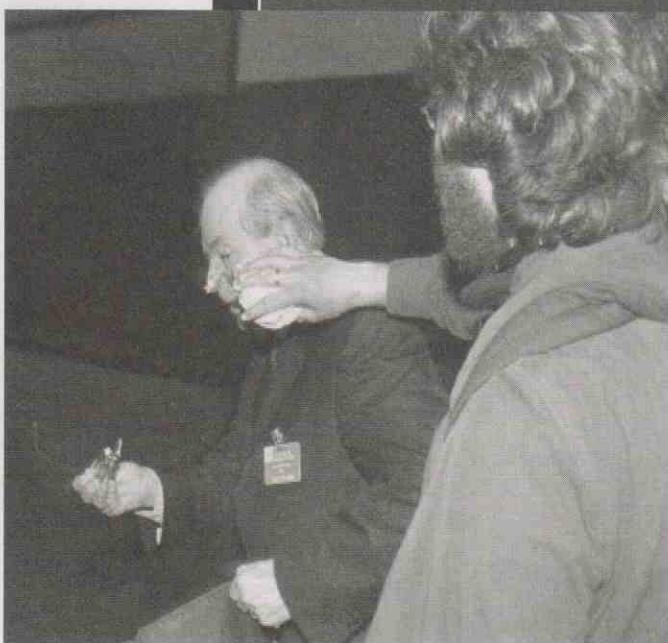
- * 實際工資減少：1995年美國大多數工人的實際工資比1973年的水平減少了11%；1998年工人的實際工資僅相當於1961年的水平；
- * 貧富兩極化：1980年，富人的平均收入是窮人的6.3倍。到1992年，這個差距擴大到了8倍；
- * 臨時工泛濫：企業為了賺大錢，紛紛採取「彈性工作」的制度，大量聘請臨時工、短期合約工和外判工等。近年美國新增的職位中，就有2/3屬於這類「彈性工作」。臨時工的收入平均比長工少二

至四成，而且沒有醫療保險和退休金等福利，可以說是「有收入的窮人」

所以，美國的低失業率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因為，假如一個能得到時薪15美元的製造業工友被解僱，而接著接到的工作只掙得這個數目的一半，那麼說什麼低失業率又有什麼意思呢？

日益加劇的貧富兩極化逐漸揭穿「經濟全球化=美好將來」的謊言，同時不可避免引起全球民眾的懷疑、不滿和最終起來反對。上年西雅圖的反世貿群眾示威，已經預示這個趨勢將不斷加強。地下火在燃燒。回到我們身處的香港，董建華一方面高唱「全球化」、「一體化」，另一方面貧富懸殊的程度越來越嚴重。香港普羅大眾會否繼續默默忍受現狀呢？

於二日曼谷舉行的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康德蘇被人用蛋糕襲擊，成為世界各地報紙的花邊趣聞。但他在會議的發言其實頗有意思：以往無論是世貿、世界銀行或國基會都極力否認全球化令貧富懸殊，但康德蘇在發言中終於承認不單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在擴大，國家裡面的貧富懸殊也變得更嚴重。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事後評說：「也許貧富之間的差距已變得這麼巨大及明顯，令到盲人也看得到」；「當當權者也擔憂的時候，通常是表示確實有什麼值得擔憂」。



團結贊助費：港幣 10 元

友好刊物介紹

剛出版了第六期的《亞太勞動快訊》宣佈暫時休刊，對台灣的勞工及社會運動來說，未免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快訊》的朋友來自台灣的大學，盼望透過出版刊物「將國際間左翼運動的訊息、學術新知引介入台灣，並以此作為我們與台灣各類左翼運動連結的基點。」

第六期的專題是「基因改造作物暨農企業」，當中對全球化背景下，農業、糧食及基因改造食品等問題有深入的討論。

讀者如希望購買《亞太勞動快訊》，可以與我們聯絡。另外，讀者亦可以到《快訊》的網頁閱讀文章，網址是 <http://www.geocities.com/aplu1960>。

全球化監察下一期謹於

五一勞動節出版

私營化不單困擾著公務員，更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房屋、醫療、教育、社會服務、食水、交通.....

私營化是否真的不可避免？私營真的比公營更有效率？社會服務應該由市場去照顧嗎？私營化對誰有利，對誰有害？私營化與全球化有什麼關係？

下一期我們會嘗試解答這些問題。我們亦會看看香港、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私營化狀況，更會介紹外國的經驗，以及世界各地反對私營化的運動。

總之：私營化不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它之所以成為趨勢是由於政治力量的推動，但它也可以因為民眾的反對而被放棄。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和討論，並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私營化

《全球化監察》是一非牟利刊物，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的工作。我們希望為民眾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 (6 期連郵費)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 (12 期連郵費) 、

海外訂戶：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 (6 期連空郵費用)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 (12 期連空郵費用) 、

從第__期開始訂閱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本地訂戶：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72142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匯形式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訂閱及捐款表

亞太
勞動
快訊